

## 第六十回 林公月下准鬼狀 臬司令箭催行刑

話說湯彪見桑剝皮，將林大人推落黃泥灘下，心中大怒，拔出腰刀要殺桑剝皮。林公看見叫聲“賢姪，快快攙我起來！”湯彪祇得走來，將林大人攙起，背在身上，從黃泥中，帶水拖漿，背到高岸之上。

抬頭一看，祇見一座廟宇，放下林公，脫去上身泥衣，晒在日色當中。林公見石碣上有四個金字，寫著“黃河福地”。大人進了山門，見一位靈官站立，手執金鞭，像貌猙獰。林公將手一拱道：“請了。”就在門檻上坐下，脫去泥襪等件。湯彪拿了，放在日色裏。林公吩咐尋隻小船，大人同湯彪下了船，一路順水，到了清江浦淮安城外，將近黃昏，吩咐住船，打點明日進城私訪。林公同湯彪用過晚膳，各自安寢。

林公睡在舟中，左思右想，桑剝皮這般兇惡，不知訛詐了多少百姓，明日到任先除此處一害。耳聽得更鼓正打三下，翻來覆去，總睡不著。伸手將艙門板推開一看，祇見月光如水；又抬頭看見一個和尚，披枷帶鎖，跪在岸上，祇向船上磕頭。又有個身長大漢，也跪在旁邊，手執一條鐵繩，鎖住和尚。

林公一見走出艙來，向著和尚叫道：“本院知你是冤，你有冤枉要本院代你報仇，可是麼？”那和尚將頭點了兩點，磕下頭去，祇見那個大漢將身跳起，鐵繩一扯，拉著和尚就走，那和尚暗暗哭泣而去。林公想道：“湯彪和船家都已睡熟，冤魂此去，我必須見個蹤跡。”悄悄上了岸邊，並不叫他們，見那和尚還在前面走，林公放大膽，跟在後面。

走了一會兒，祇見一家，“咯喇”一聲將門開了，手中拿著一盞燈，口中叫關門，慌慌張張去了。不多一會兒，走回來用手扣門，前面就是方纔的男子，後面跟了一個婦人進來，然後將門關上。隨見那大漢將和尚帶到門首，門內走出一個穿皂的大漢來，將這和尚帶進去了。那大漢解了鐵繩，將手一拱而別。猛聽得裏面小娃娃哭聲，大人想道：和尚已投胎去了，這段冤仇，不知結到何時？

看官，你道先前那大漢，是個解子；門內走出一個男子，是喚穩婆的；後從門內出來穿皂的，是位灶君。林公想，這我必須記住在此，抬頭一看有五六株柳樹，心中緊記。離了此處，回頭依然歸了原處，輕輕悄悄的回船，湯彪與船家，影兒也不知。林公依然睡了不言。

且說京中部文久已到了江西，移文到山陽縣，又到七省經略文書，單將這案提審。沈白清弄得毫無主意，祇得親到相府與沈夫人商議，拿出移文並文書與沈廷芳看。沈廷芳道：“老父母這有何難？請放寬了心，林旭、姚氏出斬，新經略是家父的門生，有甚麼言語，治生一一承當。”知縣道：“經略好不利害，皇上欽賜上方寶劍，本縣有多大前程敢不遵依？祇得要候大人到任，親提審訊。”

這且不言，再表沈廷芳將此言告訴老太太夫人一遍，老夫人忍不住放聲大哭道：“嬌兒死得好苦，京中部文已到，不想如今經略行牌，又叫停斬。孩兒仇人停斬，叫我心中何安？”說畢又哭，沈廷芳道：“母親不要悲傷，孩兒想來，修書一封到金陵與世兄，叫那邊行牌催斬文書就是了。那時經略到了，無奈宋世兄，已先有催斬文書到了，業行斬訖，他縱有話說，亦已遲了。”老夫人道：“你世兄如今做甚麼官？行牌到了山陽縣不知可能遵依？”沈廷芳道：“就是南京按察司宋朝英，是爹爹得意門生，也是爹爹保舉他做個臬司，是山陽縣親臨上司，令箭到了山陽縣，不敢不遵。即刻提出林旭與姚氏，處斬市曹，與兄弟報仇便了。”夫人道：“我兒快快修書。”沈廷芳答應，即刻寫書一封，差了沈連。沈連星速趕到南京，報了文書，號房見是相府文書，加禮款待：“奈封憲衙門，不便而書中之意盡知，足下請先回府，不日就有差官催斬。”沈連得了這番言語，即忙回來見了主人，如此如此，說了一遍。沈廷芳將沈連這番言語，向老夫人說知，老夫人方纔放心。祇等臬司差官到山陽縣催斬，過了一二日臬司差官到了，徑進山陽縣衙門。沈白清見臬司差官到來，不知甚麼事，故連忙請進，見禮坐下，獻茶已畢。沈知縣道：“請問尊兄有何事務到弟衙門？”差官道：“今臬司大人，有令箭一枝，著你將相府人犯押赴市曹斬首，不可遲延，弟立等行刑。”沈白清道：“非是小弟停留，祇因兇手父親在經略大人手裏告狀，經略大人早有令箭在此，候他到任提審。”差官道：“現有大人令箭，不是兒戲，如若不斬，快寫回文，我去回覆大人。”沈白清見差官變臉，立刻就要回文，心中暗想：如若依他出斬，又怕經略大人早晚即到，怎好稟覆？若是不依，差官一回，提我上去，吉凶難保。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不如將這差官軟禁在此。竟自出決，倘經略大人到來，預先將此事稟明，現有差官令箭在此，不敢不遵，大人有甚言語，不得不向臬司身上一推。沈白清主意定了道：“尊兄何必著急，大人令箭催斬，知縣焉敢逆構，倘經略大人有甚言語都是大人承當。”差官道：“這有何難？縱有言語，是俺家大人催斬，於你何干？”沈白清道：“尊兄既如此說法，今日夜暮，明日出決犯人，當時擺酒款待差官。”

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(本節完)